覆瓿集卷五

明 朱同 撰

聽泉樓記

[illegible]而雄者則有方吳危峰[illegible]有寶金峰砂子嶺森羅[illegible]峰攢立擁蔽周迴百折[illegible]縱横烟樹桑麻鬱然而

青盎然而春不知有山之高源之深也陳氏世居焉以樓名者曰此山曰環翠曰先月曰臨清其他齋閣池亭不可歷舉伯仁陳君又構小樓於大坑上有年矣而未有名之者条兆敦牂之歳延其從子彦珍課童蒙於其上因遣其子耘夫求名於余余七年前嘗宿是樓展卷披吟終宵不寐聽夫泉之過樓下者其聲泠泠歷歷鏘鏘琅琅如羽衣仙客環珮丁東深有可樂焉者於是名之曰聽泉在易之蒙彖辭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象

傳之辭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腹之下初出之泉清瑩香潔不汙不滑有類乎童蒙之本心艮少男也故曰童蒙又坎為耳耳者聽之司也然則伯仁以斯樓課蒙童而余以是名之得無意乎夫泉之出於山也蓊然雲根鎒然石隙泓乎其出於中涓涓滴滴不息不竭激於石也則金石其聲滙於坎也則圭璧其形津津源源以達於江海之茫洋浩蕩而人不能窺其涯際者此泉之本也聽者於此有契焉則有以知夫此心之

靈虛明洞徹靜則主於敬以養育其所得動則勇於義以果敢其所行孳孳不息以至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即此童蒙之心而非有假於外也雖然不可以概論也迨夫春霖驟至羣潦畢集則斯水也自高而注勢如建瓴西射東衝而東於兩岸之隘不得逞其欲於是滂浡激怒聲如奔雷咫尺之間驚心駭目若是者乃溝渠之暴漲雨後之洪流而非泉之本然者也善聽者於斯則必有所擇矣既以名樓遂書而記之

石門讀書圖記

閼逢執徐之歲端木孝友孝思侍其尊人以善公官於新安受業於先子以怡怡之情兼切偲之道資敏而志堅學勤而行篤方將交相贊勉而期其底於有成也俄而先子歲受朝命往來在道繼而入翰林知制誥不得卒其講授之業於家而孝友孝思亦且從其尊人之官江右矣屠維作噩先子始得請而歸明年以疾終於正寢又明年僕不能辭郡邑之貢斬焉衰絰而來京師獲

會其尊人於朝餘而訪孝友于書室慰問惻怛之誠埰
磨懇到之意溢乎言表於是有以見其志愈堅行彌篤而
誠無負乎師友期待之意也居無何僕得終喪之請歸
且有日孝友别於客邸謂僕曰頃自侍親江右繼居浙
右於今七載雖道里悠遠音問濶踈然教誨諄勤言猶
在耳石門書樓環山帶水講授之所几案之間未嘗不
日接於目而存諸心然猶慮夫不克卒業以墜家聲而
負先師遺訓是懼子能為某圖而記之俾日見而猛省

焉是亦庶乎為學之一助與僕於文固所不能而於畫尤非素習加以哀感熏心奔馳少暇豈有心乎筆硯者然義不得辭因其長兄孝芳訪僕林下而書以寄焉夫學者窮理致知以為修已治人之本也天地萬物之理具乎性分苟非學以究之亦何由周知其說以為力行之地哉故既博學於文矣必約之於踐履之實焉非徒操觚弄筆抽黃對白而已也子之尊人以其問學文章措諸行事踐履端方歷練周悉遐邇咸知於過庭之際

講之明而守之素矣又何待於他人言乎昔子貢以文辭稱夫子教以一貫之道及其方人則自以為不暇斯言也先聖之遺訓而子之家學也敢舉是說以為贈孝芳以其二弟修習之勤而尊人居官屢乏也不暇問學而往來經紀其家斯誠得為學之本與

休寧縣重建鼓樓記

會稽杜君貫道守海陽之明年政平廢舉民既悅服迺即其故址重建鼓樓於官署前其邑民某某等具述公重

創之故與夫經營施設之方徵文刻石以志永久僕嘗稽之周官挈壺氏軍事縣壺以叙橑則司馬掌之鼓人軍旅夜鼓鼜則司徒掌之二者俱施之軍旅者也至司寤氏掌夜時禦晨行禁宵行夜遊而屬之司寇是則王城之官意者當時侯國亦必有是而後世凡城若邑必有壺漏之水五夜之鼓樓於署前以總之者蓋本是職復兼二者而有之歟夫明時聽政禁暴禦奸一視聽齊衆庶者王政之先務也重黎分司羲和分職聖人所以

順天時授人事不爲不重矣後世乃視爲不急之察亦
獨何哉此公所以構樓之意也楹之數若干高若干延
若干袤若干因故趾仍舊制不華飭以美觀不因循以
就圮此公構斯樓之宏規也考民之趨事而等其殿最
約束罰怠頑以供瓦木百工之費不動編民不糜國用
政舉而勸懲立樓成而民不知一舉而兩得焉此又公
設施經營之有道也左游仙右靈鳥松羅拱其北顏公峙
其南前乎此未嘗見也今始奮峻起伏吞吐雲烟圍平野

接霄漢若將環繞峙立以聽命於斯樓者闤闠之集蜂房蟻陣凭欄一覽萬狀呈露此樓成之勝概也斯樓也固足以見公為政之大端矣彼食焉而怠若事吏胥之弊不革貧富之役不均一有所徵事未集而民已病視公之事寧不忸怩於中乎斯樓之毀者屢矣歲乙酉前朝吳興唐子華來宰是邑遂鼎新之不幾載而復毀至今始遇公焉二公俱浙産也斯樓之遭豈偶然也耶昔子游宰武城以得澹臺滅明為喜僕於是邑為桑梓之

鄉於公固所欽慕然竊取昔人遺意非公事未嘗一見又公善政之施民有頌聲上有大比亦非僕固陋所能悉書第此一舉亦足見公之為政之先務得設施之良法且因邑民之請不可以莫之記也於是乎書

練溪閒居記

中菴余公信卿承世胄之貴秉鈞要之權亦既有年洪武六年以老得請奉旨居新安新安練溪大源即揚之水也出績溪縣大尖山澎湃湍激曲折東流繞郡城西

會四水南流以入新安江郡城之立跨山依水以為固公之居在城之西偏南面水陰之山曰城陽唐方外許宣平隱所也遠望喬松數本在山巔之四遺址存焉重岡疊嶂枝聯秀拔踴躍後先以列乎前古寺樓觀林陰塔影嵐光翠靄入户侵簷不知有城郭之隔市廛之囂也公平居無事則圖書在几披吟紬繹以養性情而消永日客至則整冠對坐談今古論人物道典故鏘金戛玉足以廣見聞聳觀聽令人傾耳不倦每風日佳好則

幅巾野服杖履逍遥與二三友士俯練溪之清流登水西之梵刹探城陽故趾以求方外之遺蹤陟紫陽高巔以訪考亭之餘蘊或據怪石或坐長林唱和吟嘯日暮忘返人遠而望之但見其形超興逸若寫神仙於圖畫而其中所存之灑然者固不得而知之也僕間嘗造其居公輙接納談笑或置酒雖不自嗜飲而酬酢不厭其寛和接物類如此殆忘軒冕之貴而尚道義之高者歟時劉時中素慕公高風因令邑士邵某圖其閒居之趣

與文士歌咏之而公又俾僕記其概僕惟襄陽公舊鎮也峴山高陽池昔人遊觀之勝豈特倍蓰於練溪而公獨眷戀於是者何哉蓋襄陽形勢之地英雄之所必爭是以南北有事往往則為名藩重鎮實扼巴蜀之門户控江漢之領袖而規中原之咽喉也昔關公乘勝據有而孟德幾欲遷避羊祜卧鼓不戰而吳人已為寒心此豪傑之士割據覬覦之雄圖騷人墨客感今懷古之壯觀而非端居嘉遯之所也嶶之為郡介乎萬山僻在一

隅豪傑之所不屑而山秀水環泉清石潔足以清心娱目全身避世是以黄山之嵯峨紫陽問政之宏衍多為仙逸棲遊之地公見先斷果勇退急流在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視功名富貴何如也然則孰使其盤桓眷戀於斯而忘故土之勝者其必以是也夫既為記已又從而歌之歌曰練之溪揚之水源淙淙流瀰瀰結茅屋臨清泚泛余舟兮漁梁振余袂兮城之陽望峴首兮慎無懷乎故鄉

橫洲書堂記

孔子稱子賤之賢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又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甚矣學之不可無父兄師友鄉黨閭里之助也自吾鄉晦庵夫子紹周程道統之傳時則有金華東萊呂先生道同德合天不假年厥後文定何公受業於晦庵高弟文肅黄公以至文憲王公仁山金公相繼而起而許柳黄公前後相望若景星卿雲他郡所不敢企及雖曰間氣所生而父兄師友鄉黨閭里

之傳受原委的的乎不可誣也應君叔原亦金華之蘭溪人洪武四年擢貳徽之休寧時民凋瘵於徭役已久時之為守若今者求事之速集則假嚴刑以立威求民之歸已則行小惠以沽譽事雖少快於一時然利已而病人者於人心天理之公果無愧乎君之為治則不然刑不能不施而不倚以立威惠不可不布而不假以沽譽守儒素推至誠平易近民始雖無赫赫名久而誠意相孚有不忍舍而去者固有知其必得鄉黨師友之助矣暇

日以其橫洲書堂求記於僕曰某之曾祖諱湘字深之居蘭溪縣南十有五里曰橫洲常第進士以處州酒庫提幹秩滿致政歸隱於家時稱曰橫洲先生若張子厚之橫渠然構堂面洲以為訓子弟之所因以是名洲水之滋涸天時之晴雨汀蘋岸草列岫叢林與烟雲相吞吐萬變而不窮有足觀者鄉先生自然何先生景實朱先生皆為品題今百餘年矣墨跡尚新兵火之禍所不能免而斯堂巋然如舊曰曾孫二十餘輩亦多知向方

某不敏際時休明佐治於茲凡所以律已治人不敢妄有所設施者皆祖父遺訓猶恐後人不知祖宗積累之勤流慶之遠而無以遵守也子盍為某記之於是又知其非徒有得乎鄉黨師友之助而家學之所由來遠矣僕自幼讀父書蒙過庭遺訓已聞金華師友講授之盛如彼無替先人早世遺書未能盡讀老成凋謝霜木晨星朋友舊遊天涯地角自恐孤陋寡聞而卒為庸人之歸今乃聞是堂子孫相承不替復如此則斯郡文學之

盛如吾横洲者猶必有其人而未盡聞於世也安得躬親執經問難於其間乎是以不復辭而書其景慕之私以為記

退思軒記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天下之定理也然為君父者豈必待臣子之忠孝而後仁且慈為臣子者豈必待君父之仁慈而後始盡忠孝之道哉斯又各盡其職之定分也昔舜之於瞽瞍號泣於旻天必至底豫不格姦而後已

以為不若是不足以盡夫人子之職分秣陵施君孟文佐戎幕於新安以不合於時罷去杜門讀書反躬自咎因名其燕居之所曰退思而求文以為記僕以忠孝雖二事而實一原聖人教人以孝事君則忠故曰臣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忠也過也由乎已故當思盡之補之美也惡也本乎君故當將順而匡救之四者咸已之責也而退思為尤焉何則忠有所不盡美有所不將而惡有所不救俱非已之過乎是以

審既往以勵方來而盡夫臣子之職者俱退思之事也若夫任用之輕重恩遇之淺深事幾之利害他人事也於我何有哉惟自思補已之過而已噫彼食君之祿雖恐其不厚冀君之爵惟恐其不高尸君之位惟恐其不久且固聖人所謂無所不至者斯固不足言矣上焉者才矣而惟恐不盡其用功矣而惟恐不酧其勞言聽計從矣而惟恐勛名之不已彰事違身退矣而惟恐是非之不已白斯韓信楊惲輩之所以不能免者又其上者

以直沽譽而無忠君之誠以退為高而無憂世之慮其於退思之義何如哉是豈徒斯人之不幸而要非國家之福也若施君名軒之義其庶幾乎欲盡臣子之職者歟雖然臣子之自處者固當如此矣天之所以生斯人而用之者夫豈無意於其間哉草木之質必飽風霜烈日之苦而後堅其材聖賢之生必備艱難困苦之嘗而後成其德昔人以少年登高科席父兄之勢為美官有高才能文辭為三不幸者實以銳其進驕其志恃其才而

滿其量不能致遠大之業也然則孟軻氏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此余所以喜其退思之名而樂為之記也

罷釣軒記

由新安郡城西南行可三十里有市曰巖鎮其地衍沃其川清徹可耕可釣其民智巧善技藝凡有所為必精絕過人其水由黄山三十六峯懸瀑奔淙湍激澎湃至是則滙為平川汪洋漣淪白砂青石與踈篁茅屋相隱

顯誠好道君子之所樂也友人呂德昭氏世居之德昭
居汪溪之西先世祖墓之側瓦屋可十許楹中蓄書史
圖籍屋之東編短籬藝菊數十本日翫其間自號東籬
生周環繞以幽篁古木參錯庭户間每隆冬積雪萬竿
低亞青白交加於是又額是軒中曰蒼雪是皆善掇軒中
之勝以自樂者此外又以罷釣軒卷不遠千里求余記
其梗概豈以其東籬蒼雪猶未足以盡其軒之勝耶余
因思四年前常道過其居當盛暑中剖瓜行酒與其鄉

老二三輩道漁樵田里閭事遂醉卧是軒中及覺則庭户寂然月影穿林清輝散布枕席間林外人聲咿啞因露跣出行溪上見籠鮮鱗以歸者即之乃德昭也曰漁翁晚釣呼取得之斗酒未盡其半當是再飲於是携酒與魚復釣溪上於時波光浸山林陰翳月藉草而坐飛觴交錯盡歡乃罷不知清雲之滿身也既歸即欲為文以紀之而未果今德昭復以是求余記余竊有疑焉夫釣隱者之事也德昭以茂才擢用郡庠教誨之職有年

矣躬講授親燈火督課童蒙日不暇給間有家事日晡而歸戴星而往豈復有唐詩人之所云者哉然則罷釣云者政以見其無復有曩時之事也古之君子學則優於有為守則甘於窮困其未遇也版築魚鹽賤隸之役固所不讓有莘之夫渭川之叟蓋可徵已方今大明中天照臨萬國搜隱剔陋野無遺才斯有志之士激昂補報之秋也然則德昭之欲罷其釣者其亦有見於出處之大義歟德昭自幼以文學稱詩尤清麗不苟吾又以

知是地不獨技藝者之精絶過人也於是不辭而書昔所經歷者以記之洪武十有六年歳在昭陽大淵獻七月既望嘉議大夫禮部侍郎朱同書

自得軒記

余畏友江君彦功構軒於南溪居後扁曰自得背倚長江面撫方池中之延袤可方丈不華不飾而明潔可愛名卉假山列乎池上圖籍書畫秩其座隅而又蔭之以屏繚之以垣方盛暑中流金爍石一入是軒則嘉種旁

羅奇峰高挺清陰蒼翠鱗鮮泳游若身游乎天台廬阜太華岱宗扳香爐倚日觀而上青天也若枕清溪坐長林嘯傲乎白石清泉而不知有人間世也且遅街幽邃非佳賓不得入余嘗屢過而喜之因求文以爲記余諗之曰世傳軒轅夢遊華胥而怡然自得卒以登遐子殆有意於方外者耶莊生之自得自適釋氏之冷煖自知皆其自有悟入而不可以告人者子其有得於是耶曰否僕之少也盖嘗有志乎學矣中遭世變播蕩流離數

年而歸故址則先人弊廬已為蓁蕪瓦礫之墟乃闢荊棘芟蓬蒿築室耕稼給公上奉甘旨處鄉鄰和上下里役之劇日用之繁莫不身歷而審處之晨出夜歸不遑暇食然猶慮夫有所疎略而不得盡吾心者況復能從事於經席乎乃構斯軒以為息肩弛擔之所蓋夙有志乎雲臥林居而不得也故為是以當夫神遊惡知方外釋氏之說哉雖然方其應接紛紜神昏目眩而憩乎此澄心息念危坐反觀則萬慮冰消乾坤定位豁然若有

所得者然後審既往測方來高下淺深必期曲當是以
酬酢萬變鮮或獲戾此僕自有得於是軒而因以名之
他固不知其說余聞而歎曰是固庖丁之善刀達摩之
面壁而吾儒之所謂尚絅非潛心乎聖學而旁通乎釋
老者不能也子乃欲踐其實而逃其名乎夫學無精粗
事無巨細積力之久俱自有得是物也臣不能獻之君
父不能傳之子孔聖之上達顔氏之卓爾輪扁之斵輪
不其信乎然則可以為教者文為制度人之所同不可

以傳者黙識心通己之所獨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葢深造以道所以教其為學之功欲其自得不能授以獨知之妙惟造之深是以自得後之學者未甞盡下學之功而驟謂得上達之理吾考亭夫子力排而深救之至訓自得為自然而得其矯當時之弊也深則其釋本文之旨也畧勢固不能以兩得歟君子之於學無適無莫期於是而已矣余旣嘉乎功之能達是理又文義之不可以不究聖學之不可以不明也故

書是為記以貽之

永慕亭記

汪氏之盛於新安由來尚矣支分派別各有攸宗其始居黟之黄陂者謂之黄陂汪氏傳四世而又有下宅中巷中宅上宅之分焉枝繁則勢分理固然也中巷有大公者始居休寧之潛溪子孫蕃衍尤盛他族其十六世孫有曰桂字煥章者懼其世愈遠而愈疎也於是遡其源以譜之又倣老泉親其所自出之義率其族之勇於義

者於其六世祖諱某墓前構亭曰永慕裒田以畝計者若干春以拜掃秋以薦新而寓其時思之意於是尊祖敬宗之義庶幾乎備矣猶恐其後無以遵守也命工立石徵余文以記之余謂古無墓祭惟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有望墓為壇而祭焉由其不敢祭於家也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時祭之外薦新之屬無月無之而時思之義至矣又何假於墓祭乎世教日衰禮法寖廢為孝子順孫者既不能稽諸典禮以盡夫追遠之誠則

於其中有不能自已者於是乎有假釋老之教而立所謂庵若觀者於墓旁而附祭焉雖非先王制禮之經而秉彛之極天罔墜者於此亦可見矣况乎宗法久弛姓氏混淆德位匪稱禮樂疇作甚者諄語笄黛德色耰鋤而父子天倫壞亂極矣奚俟親盡然後為途人乎此余於煥章之事不能不重有感也君子創業垂統以為可繼為子若孫者誠能以祖父之心為心而遵行弗弛則俗易風移民德歸厚於世教之補非細故矣又豈獨一

族一鄉而已耶故為記其梗概於右而繫以詩詩曰
新安之汪十姓居九功崇德深克昌厥後清泉同源裔
木分支因地立名有曰黄陂繼遷休寧潛溪之上族處
尤繁並敦義讓有孫曰桂懼迷厥初周爰洛詢作譜畫
圖復謀同宗親所自出僉曰義舉事奚敢忽我衷我田我
築我亭木立是崇惟祖之寧春雨既霽桑柘斯柔率我
同宗祭於故丘七月流火嘉穀既登薦其時食潔我粢
盛黍稷非馨惟德之馨庶或饗之鑒我微忱漸江湯湯

東馳千里孰濬其源以達於委目眎耳聽總總林林釋其本原彼獨何心無源無流身從何生百爾君子視兹墓亭

霞甑集卷五

霞䌓集卷六

明 朱同 撰

記

容滕山房記

海陽為嶶之屬邑山水𡚁多奇峭秀拔圓盤清麗衍為平川融為村墟層巒疊嶂鸞翔鵠停峙駿馬交馳與雲烟竹樹掩映邂逅雖居萬山間而頗有江湖之思非他邑比由漸江旁曰閔口者遡澗溪而入十有五里二水合

流曰雲溪山水竒秀於是為最僕少游而樂之今二紀餘矣兵興以來人無寧日喬木池館接棟連甍率摧頹於荒烟宿雨中令人慨然興今昔之歎程君伯齡族居於是為游息之所不事華飾而明潔可愛凡雲溪山水之勝於是焉萃先子嘗過而喜之為之扁曰容膝山房且許為之記而未暇歲在癸丑復徵言於僕僕自揆無似曷敢以斯文自詭然繼志述事者固人子之職義不得辭夫古之君子於問學之淵行已之要茍有自得雖一

二字終身佩服而有餘或不能然即萬卷五車於身心
果何補也軒冕之榮金玉之貴有識者咸知其為外物
至其臨利害決去就而斷斷不惑者幾人由其不能熟
翫精體躬行實踐而真知其味云耳在昔陶彭澤以經
綸之才冠世之學而丁時顛沛不事异代安貧樂天風
節之高人莫不知至其子房報韓之心孔明扶漢之志
卒未白於後世而屢見於詩其賦歸去來辭也有審容
膝之易安曰審曰易翫之熟而矚之徹矣堂高數仭於

我何加留侯之願從赤松卧龍之躬耕南陽謂非灼見
實踐而能之乎夫惟能守貧窶之素而後能安節義之
閑能安節義之閑而後能盡經綸之用聖賢之事固非
常人所能知也伯齡山房之構能矯時俗之浮華而先
子容膝之名足以表其深趣矣余又聞伯齡之尊父曰
艮齋翁敦厚篤實方承平時鄉里以甲第相高而翁獨
仍其舊非無見者尤足以覘家學之有自矣等而上之
於聖賢之域若彭澤令者不有望於吾伯齡也耶遂書

是以為記

閔口觀音堂記

新安漸江源出浙嶺東流休陽縣南過小澗曰閔口實為徽達西江之周道漸江山水率多峭拔峻急杠梁莫安至此則少漫為平川清泚渙漣涵雲泳日頗有江湖之思然源淺流疾每驟雨不崇朝而澗潦四集洪流猝至舟楫莫濟公私病之至正己丑休寧吳公望之先府君曰其常造舟於是且欲構亭以憩待渡而壬辰兵亂

不果歲庚子土人邵永達謀於其兄永成捐貲伐木造梁以便往來時先人過而喜之且手書疏語俾求綱維於邑之判簿而朂其底於成永達亦欲構亭又以疾卒不果洪武七年甲寅冬永成復念其季之志未就也乃謀於公望求渡旁地於里人畢子敬子敬施其地公望亦具所得之地以步計者八十中分之售其半於永成而施其半共為堂址且助其瓦椻之費永成於是身任其事迺基迺構其季永和永安旁助其勞中像普陀化

境而附二家之先於其旁且招梵僧施漿飲者為經久規模而求書其事於後夫徒杠輿梁王政所先實前人用之不可缺者作亭棲神雖不本乎聖人之教而去聖逾遠禮法廢壞之後孝子順孫之心有不能自已者率多假此以致意焉固可以見天理民彝之極天罔墜者矣先人嘗曰德不在大功不在多惟欲心之嚮於善成人之美類如此余才質疎庸詎敢以斯文自詭重念斯舉也永成能卒其難弟之志而公望能繼其尊人之心

孝友之誼斯為備矣且先君子嘗勸勉之知事之的莫我若也奚可以不能辭故為書其概於右贊其成者程仲悅黃彌高朱伯仁吳宗甫洪武十年歲在彊圉大荒落仲春既望里人朱同記并書丹

壽春堂記

壽春堂者海陽汪真士明昆李奉其親之所也士明父曰伯圭母張氏年俱過耆士明盡友恭之道以和其家而奉其親喜其親之具慶而家之克諧故構堂而以是

名之壽以人稱春以時名者年之壽末為稀有四時之春
於我奚與而取以名堂何居箕子之陳洪範也壽居福
首短折居極先以為人生之禍福莫重於是也孝子於其
親之年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大願而祝者親之壽而
已四時之序春居其首勾萌甲坼孳尾生育天地和同
生氣之元而將亨之時也詩人取譬所謂秋日淒淒冬
日烈烈者叔世之喻也春日載陽春日遲遲者斯世將
隆之比也其在人也亦然春秋未富血氣方盛身之春

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春也泰運將亨文明肇啟者天下之春也一時云乎哉然則熊經鳥伸以永天年者身之壽子孫繩繩以克永世者家之壽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澤之壽撫安黎元培養邦基者世之壽建中立極守先傳後者道之壽一身云乎哉大化流行寒暑更代萬物之生必有得氣之先者是以靡草死於盛夏寒梅花於隆冬方今運啟大明業垂正統開泰運於否極基隆平於方來者固斯世之春天下之春也而士

明父子昆弟辛勤於積累孝友于家庭當疲敝未甦瘡痍未復之時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同心協力以克有家非符當代之運而得氣之先者乎則夫盡友恭以奉甘旨睦家庭以給公上子孫視傚罔替厥心祖孫相繼百年如一日萃春風和氣於一堂之上余有以知汪氏之未艾也況等而上之者乎士明以記請余嘉其孝友得其道名堂得其實且幸其符泰運之開而得氣之先也故為記諸壁以示訓於其子若孫俾蒙祖父之蔭享

承平之福而知所自耳堂居休邑之東市洪武丁巳孟夏既望朱陳村民朱同書於愛日軒

說

貞白軒說

遂陽碧川道人宗老氏學而尤工詩畫書札自扁其軒居曰貞白新安朱同讀儒書而亦溺志於是三者是為學不同而所好則同故為之說以諗之其辭曰聖人作易內卦與不變者皆曰貞貞者四德之一先儒所謂正而

固者也白者五色之一聖人以之比於自潔則所謂涅而不緇者也貞之義於是為冬冬之屬水其色黑斯一說也至洛書九數之一則已白矣古先垂教若忠貞貞潔潔固白之異名也然則貞其正固於所當守之位而白則脩潔於其所當飭之行歟素位而行斯可謂之貞江漢以濯斯無愧於白矣此吾儒之說也老氏之學有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一即其所謂萬物之母者也其說以事為之末為非道而以反本還原為宗其反觀

內視復命歸根者即所謂貞者歟其知雄守雌即太白若辱之謂也若然則貞者固其分內事而白乃其所不自居者豈非謂進德修業何必涅而不緇深藏自晦何必自彰其潔乎碧川以是名軒其本於君家之教耶抑亦有得吾儒之說也若書札詩畫之習在吾儒為翫物喪志在君家亦有妨乎為道日損之說均所當戒者故余既為發二家貞白之義而并以是告之亦以自儆云爾

程庭輔二子字説

海陽程庭輔翁名其二子長曰和次曰義請字於先子先子為俱字曰德而别之以孟仲且諾以字説未之作也徜蒙單閼之歲復謂僕曰繼述者人子之事也盍措一辭以終子先君子之志僕不敏不敢以斯文自諉然姻婭之密邇契誼之隆篤服過庭之言知名字之義俱莫我若也奚可以不能辭乃為之説曰天理流行付與萬物得其全而靈於物者人也拘於稟而不能推者物

也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以能窮理盡性擴而充之以全其所賦者耳聖人作則因義立名為萬物準是故以天賦與言則謂之命以受於天言則謂之性以人所當行言則謂之道以得於心言則謂之德命也性也道也德也初非有二物也夫人之得於天者未嘗不同而人之所受而行之則或有異故德有大小厚薄逆順吉凶之不齊焉聖神文武堯德之廣運也伊尹之一德所以總其凡皋陶之九德洪範中庸之三德所以詳其目

仁義禮智斯德之大者矣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曰智仁聖義中和而總之曰六德獨遺於禮以其别於六藝噫德之義其溥矣乎程翁之名其子而先君以是字之者其義不在茲乎應物中節而無乖處事斷制而合宜翁之躬行心得所以訓於家庭者固不待於人言矣然性命則本其所自出之原而道德則立其所當為之理道猶為衆所當行之路而德則行而有得於吾心之實所謂誠身守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獨非在德之一字

與然因名而立字因字以求義循名責實為進德修道之助者不有賴於斯文也耶

天遂子說

盈兩間以有生者小而草木禽獸大而聖賢君師總總林林莫非物也之物也既生乎天地之間矣然能不斲喪夭折以遂其生者何其鮮哉草木之生不囓於牛羊不伐於斧斤不毀於水火以至於合抱連尋者實千百之什一也人之生也幸而不為異物矣然或天於殤或

折於暴或蔽於昏愚斯皆天之不遂其生者也今幸而不夭於殤不折於暴不蔽於昏愚則所以遂我者不既多矣乎然而百年之中老弱疢疾居其半學道行義之日甚有限也古之君子惟自知其若是難得而易失是以夙夜孳孳不敢少怠盡心乎博文約禮之功事親敬長之道舉而措之家國天下之廣立天地心生民物命繼絕學開太平皆以為吾職分所當為夫如是可謂不負乎天矣苟為不然非甘於自暴自棄者乎友人洪誂

積中睦之遂陽人資敏好文其鄉先生令以天遂子自號求説於余余雖不獲知其所以號之之故然其勸勉之至意有不在兹乎有不在兹乎故特舉是為天遂子説

辛東程顯公墓説

墓以藏體魄也墓之有説以垂遠也有宋程先生顯字允彰號南墩東晉太守元譚公梁將軍靈洗之後先生生宋雍熙丙戌㓜志於學長授鄱陽令以清節自持士

民愛之清聲達於遐邇未幾解印歸思以光大其先業世家黃墩因亂徙避富登祖墓之側先生復遷黃墩構屋居焉不忘祖也立祠審坑歲時祭祀脩譜圖重本也立莊由溪𣪠田五頃備糧役備荒年凡先世所欲為而未舉者先生一以為已任也慶歷丁亥十二月十二日戍時疾作遺言囑子毋墜先業毋違母命毋戾於義讓言訖而卒距生丙戌正月十一日午時享年六十有二葬草市竹林頭艮山坤向配鄭氏賢能內助生雍熙丙

戊没庚寅與先生同穴子二長永次求孫男二嗟夫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其大志有三一曰樹功名二曰繼先志三曰歸全體先生始而出宰克樹清聲繼而歸隱建業立祠克光前烈既而考終明哲保身體受居全三者備而立身之大節完矣此先生之墓所以可書也余與裔孫仁叟雅有舊因次第其說勒石于墓用垂久遠云

野航齋說

曹君從善壯游江上亦既有年歲在重光大淵獻歸新

安結廬郡城扁曰野航諸鄉先輩雄文疊出所以發揮之者亦云夥矣而猶徵言於余余以比遭凶禍先子傾背已及二年焦心於傷感之餘瘁形於奔馳之際筆硯素習日以荒蕪雖黽勉剽竊亦何所發明固辭不獲因三復杜少陵詩而悟曰淵哉乎吾從善所以名齋之義非知道者不能也君子之涉世也機愈深則禍愈酷備彌至則患彌多理之必然無足怪者夫舟所以行水而已世之人以小舟不足以涉大川也於是有青雀黃龍

之舳連雲蔽日之帆備之之道亦云周矣然而濟江湖經巨浸而猝遇風濤之變幾何不葬身於蛟魚之腹其幸而得免則往往號呼神明而求全於萬死之濱者何可勝數今則秋水纔深四五尺而駕恰受兩三人之野航以遊乎白沙翠竹之村風濤所不能驚魚龍所不能害怡神風景適趣詩篇視向之心驚目怵於艅艎巨艦者為何如哉從善之習乎此者舊矣夫是以歸休之構安於容膝而無羨乎彼者與聖人之訓固以先覺為賢

而尤以逆億為戒虛舟之觸人不之怒蓽門露居盜不之顧而重關堅閉者多不自保然則無仁義之施而徒勞心於預備者果何益哉雖然抑有說焉不可不為從善告也操舟于水水之逆順忘於水者得之人之居世世之利害忘於世者見之夫惟其忘之也故舴艋不足小巨艦不足大遊心乎物表措身乎太初而不以身與乎興廢存亡之變為能得之然則滿其欲於舸艦之大者適足為覆亡之機放其志於野航之小者亦未足以

語至道之妙若内外兩忘行所無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其惟聖人乎此吾雖以從善之敏固不敢不告而納諸聖賢之域也謹書是於卷尾以復焉

銘

唯齋銘 并序

會稽杜君貫道扁其燕居之所曰唯齋人或疑之曰聖人一貫之言曾子子貢咸獲聞之獨曾子能洞達無疑而唯子貢則猶未也今君字貫道而以唯名齋則已能

端木氏之所不能者耶新安朱同應之曰子亦知夫子之告二子者有異同與告端木氏之一以貫之者貫夫所學之理也其告曾氏者貫夫道也子貢多學能識以為聖人亦猶是也故夫子問而啟之曾子所守者約躬行實踐固將悟夫萬殊之原於一本矣故夫子以是告之而即應之曰唯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聖人非有所偏也三千之徒參以魯得堂堂之張侃侃之賜雖各有所長也道統之傳曾氏獨得其宗然則後之學聖

人者舍曾子將奚師杜君之字貫道而以唯名齋夫何疑之有旣以釋或人之疑杜君請銘之座右迺爲之銘曰

昔在宣聖學徒三千曾氏之魯獨得其傳實踐躬行反求之已一貫之道無疑而唯柴愚師辟賜也多言去道愈遠各得其偏顔氏之子未達一間如有所立幾於一貫貫道其字以唯名齋曾子是師學聖之階散爲萬事歸則一理列聖相傳如斯而已燕居有所几淨窻明敢告君子聽我齋銘

平率齋銘

漢東胡公明善守新安扁其齋居曰平率命郡民朱同銘之同維公以文學政事徧歷朝著而守是邦所以名齋之義宜有深旨而同見聞寡陋學識疎庸豈足以發明公之緼奥而揭諸座謹述其義於左而銘之以質於公按平字之義於六書無所考先儒往往以平衡平準為訓其見於經傳者如平章百姓稱物平施之類是也率字為大索之象形上下兩端象所用絞率者中象索

兩旁象麻枲之餘因為率帶藻率之率又借為率循率領率略之義率循如率循大卞率德改行之類是也同以為凡物得其平則明物之平莫平於水為準者取則焉惟其平也故凡鑑於水者妍媸巨細各肖其狀而無毫髪之遺一有微風草芥之動其平則不能明矣而況狂瀾急瀨不平之甚者乎不獨水然也木石骨角之適於用者切磋琢磨之工至則莫不皆明慶封之車可鑑平之至也鏡之明也微有凹凸之不平則物之來鑑者

莫不喎斜醜異而不得其形之似況不平之甚至於顛倒於中者乎人心亦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理咸備率之而行謂之道惟其聲色臭味四肢百骸之欲交於前而動於中故不得其平而邪正是非顛倒錯亂不能明而不知所以率矣聖人作則定之以中正仁義靜養於未應物之先省察於將應物之際是皆切磋琢磨之功所以去不平而致其平者也是以此心之明如水與鑑上下四方今來古往萬理莫不具於我夫然後泛應曲

當始能平其心率是性以率物矣聖經賢傳之旨內聖
外王之學未有能加於此也公以是名齋則日用之間
所以治民者可知矣嗚呼豈獨治一郡之道哉又豈一
行一事之沾沾者所可同日語哉若夫以平易率略為
公名齋之義者固不足以知公也銘曰
維皇上帝降衷下民得之以生為我天君物我相形純
一以散不平於中是非錯亂聖神設教以致其平涵養
省察率性而行惟平故明惟明能率水鏡之空萬里攸

出明明我侯治心以平平心率物因物賦形琴堂之嚴萬事咸理孰知其由乃本於是燕居閒閒有洞斯軒鑑茲齋銘政教之原

跋

書先子臨晦庵夫子書尊德性齋銘後贈曹子純

右考亭朱夫子為程允夫書齋銘一紙先子所臨玄黓困敦之冬余友曹子純解館告歸因以是貽之而書其

所以然於左嗚呼此吾晦庵之精義而先子之手筆也余奚敢輕以畀人哉先子以斯道授人者蓋不為不多而稟資英敏超邁頴悟者亦不少矣晚歲始遇乎純子純貌質而言訥內明而外晦人視之魯者也至其隆師親友之誠好學踐履之篤則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以先子甚喜得人於暮年而惓惓期其底於成也業未卒道未傳而先子已捐館矣僕雖不敏奚可不推原過庭遺訓為子純終告乎列聖傳心宣尼集厥大成三千之徒

參以魯得子思中庸之書原乎曾子其曰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者存心之要而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者致知力行之事也濂洛之學至吾考亭而集厥大成搜尋疏剔會元統宗幾無餘藴然其智知仁行勇强之説與夫知及仁守期月之守顔子服膺者不能脗合諸如此類雖矯時弊而於經文本旨不能無遺憾焉此陸氏之論所以不能同歸而先子每為之長太息也此扁此銘發明藴奥啟迪後人者尚復奚加使子靜復生亦當斂衽

先子所以臨摹傳久之意夫豈徒以筆墨畦徑之故而僕以是授子純而期待之者亦豈以為常情瓊琚之報也哉

書周彥名先生遺後録後

右同郡彥名周先生所撰遺後録一卷周氏始居海寧之周村其祖曰宣義公者遷居郡城之南今已八世家學淵源之懿詩書手澤之傳悉燬於兵先生以身老子幼懼後之人無以知祖宗積累之勤而篤孝思追慕守

成之本乃紀其上祖儀刑服御遺文片紙輯以成編又取姻家明德金公遺墨附其後以授子壻金汝恭以致其子先子既終之二年玄黓困敦相月先生力疾致奠閭以是編示僕曰盍為我一言僕因伏讀再四掩卷太息曰先生之用心其深矣乎祖父之於子孫精神之融會一氣之貫通雖百世猶一朝者惟相傳以心而已然心者存乎中者也發而為言動語默衣冠儀表文辭之傳札翰之著俱此心之用見於外者也為子若孫者不

於是致意焉亦何由見跡而知心哉先生甘貧苦學躬行實踐人孰不知視世之事末技以衒衆自欺者相去萬萬是固非徒有得乎祖宗之心亦真有以見聖賢之心矣昔歐陽文忠之尊人惟以心之厚於仁而知其必有後先生以身承家世之遠而訪求遺文片紙於反覆壞爛之餘以傳不朽則後之發軔於久積之餘顯揚厥祖而知其來之有自者不有賴於是編之存乎斯先生之所以用心而深望於後裔者是月既望朱同書

跋程洺水為范甥可起字説後

范為休寧望族世居邑南曰博村宋故翰林學士洺水程先生實諱震之舅洺水先生葬其姊而撫其甥因為之卜居焉故范氏之居汊口自可起始其世孫曰準字平仲與余生同年學同業交同心洪武十三年冬余由郡庠授天官員外明年季春平仲知吳堡縣事别於秦淮客邸因以此卷示余俾識其概於左則平仲推尊祖敬宗之意於其所自出者可為盛矣然則推是心以仁

其民愛其物符前人期待之深意而壽其詩書之傳者不有望於吾平仲也耶洪武十四年辛酉春三月望前四日里生朱同拜手書

書錢舜舉畫後

昔人評書法有所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者言其勢其曰勁弩欲張鐵柱將立者言其雄其曰駿馬青山醉眠芳草者言其韻其曰美女揷花增益得所者言其媚斯評書也而余以之評畫畫之與書非二道也然書之為

道性情則存乎八法義理則原乎六書昔之習書者未必不本乎此無他術也而善書者固不得不同而亦不能不異猶耳目口鼻人之所同而狀貌之殊則萬有不齊也畫則取乎象形而已而指腕之法則有出乎象形之表者故有兒童觀形似之說雖然徒取乎形似者固不足言畫矣一從事乎書法而不屑乎形似者於畫亦何取哉斯不可以偏廢也吳興錢舜舉之於畫精巧工緻妙於形似其書法之媚者與筆法所自本乎小李將

軍木石道勁雖未之及而人物居室舟車服御之精巧
殆可頡頏居吳興三絕之一其以是與且其折枝啼鳥
翠袖天寒别有一種嬌態又非他人所能及者禪家有
五眼觀是畫者又别具一眼不可以沒骨律之也繆君
仲禮得是畫於解綬之時因憶吳興舊游且有感於其
詩有所謂莫言倦容多牢落正是詩人覓句時之語欲
得能言之士相與詠歌之而求余書其說於卷首然則
仲禮之有取於是者豈徒以其媚而已哉故不復辭而

書此以告觀者

跋釣隱詩卷尾

嚴陵嚴君德以釣隱自號諸公於序若詩歌發明之者旣已夥矣而猶徵言於不敏之僕僕以為公有得於家學之傳而傚乎鼻祖之為者人孰不知而其時事則有大不侔者橫足加帝腹動星象謂居今而有是事乎無是事而效其名孰曰可雖然斯皆其迹而非其心也獨不見夫水乎水之性惟趨下而已矣澄則淵激則波萬

夔而不可測者夫豈水之性哉所過之地然也方子陵之釣於富春豈有待於光武之名故為是以沽名哉不以外境動其中而已今均德之以是自號者其亦真有得乎其祖之心而不於其迹者與斯固魯人之學柳下惠者歟表而出是說以歸焉

覆瓿集卷六